

这是最后一项任务。这项任务只需要一发子弹。

[挪威] 尤·奈斯博——著 林立仁——译

救赎者

F r e l s e r e n

Jo Nesbø

CI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救赎者

F r e l s e r e n

Jo Nesbø

[挪威] 尤·奈斯博——著 林立仁——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救赎者 / (挪威) 尤·奈斯博著; 林立仁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2
ISBN 978-7-5404-8460-6

I. ①救… II. ①尤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挪威—现代 IV. ①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30583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7-148

FRELSEREN by JO NESBØ

FRELSEREN: Copyright © Jo Nesbø 2005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alomonsson Agency AB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本书译文由台湾漫游者文化授权简体中文版出版发行

上架建议: 畅销·悬疑小说

JIUSHUZHÉ

救赎者

作 者: [挪威] 尤·奈斯博

译 者: 林立仁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吴文娟

策划编辑: 董 卉

特约编辑: 陈晓梦

版权支持: 辛 艳

营销支持: 李天语

封面设计: 利 锐

版式设计: 张丽娜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75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373千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8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460-6

定 价: 42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/ 目录 contents /

第一部 降临

1

第二部 救赎者

97

第三部 钉刑

261

第四部 慈悲

375

第五部 尾声

431

第一部 降临

她一个字也不敢说，因为她才十四岁，深信只要紧紧闭上眼睛，集中注意力，就能穿透屋顶，看见天上的星星。上帝具有超能力，只要他愿意，就能让此事发生。

1 星星

一九九一年八月

她十四岁，深信只要紧闭双眼，集中精神，视线就能穿透天花板，看见天上的星星。

她周围的女子正在呼吸，发出规律、沉重的属于夜晚的呼吸声。其中一位正在打鼾的是莎拉阿姨，她分到一张床垫，就睡在打开的窗户底下。

她闭上眼睛，试着和其他人一样呼吸，但却难以入睡，因为周围的一切如此新鲜而陌生，夜晚的声音和厄斯古德庄园窗外的森林都变得很不一样。她在庄园和夏令营的聚会中认识的人似乎变得不同了，连她自己也有所改变。今年夏天她照镜子时，看见自己的面孔和身体是新的，而且每当男生的目光朝她射来，心中涌出的一种忽冷忽热的奇特情绪会流过她的身体，尤其是其中一名少年看向她时。少年名叫罗伯特，今年他看起来也不太一样。

她再度睁开双眼，直视天花板。她知道上帝具有超能力，只要他愿意，就能让她穿透屋顶，看见星星。

今天漫长而多事。干燥的夏日微风在玉米田中低吟，树上的叶子狂热地舞动，阳光穿透它们，洒落在野地的访客身上。他们聆听一名救世军军校生述说他在法罗群岛担任传教士的经过，他长相俊俏，说话时带着极高的敏感度和热情。但她不断分心，挥手驱赶一只在她脑袋周围嗡嗡飞舞的大黄蜂。等那只大黄蜂飞走，暑热已让她困倦不已。军校生说完之后，众人都转头朝地区总司令戴维·埃克霍夫望去。他面带微笑看着大家，双眼看起来相当年轻，但其实他已经五十多岁了。他以救世军的礼仪行礼，右

手高举过肩，指向天上，声音响亮地喊道：“哈利路亚！”接着，他为救世军的工作祈祷，为他们帮助穷人与社会底层民众的工作祝福，并提醒人们《马太福音》里说，救世主耶稣就在他们之中，可能是街上的陌生人，也可能是缺乏食物和衣服的罪犯。而到了审判日，唯有帮助过弱者的正直的人才能获得永生。埃克霍夫的发言十分冗长，这时有人低声细语，他便微笑着说，接下来是“青年时间”，今天轮到里卡尔·尼尔森发言。

她听见里卡尔特意压低声音向总司令道谢。一如往常，里卡尔做了事前准备，把演讲词写下来并背熟。他站起身来，大声背诵自己将如何为耶稣奉献生命，替上帝的国度奋斗，他的声音紧张，语调平缓，令人昏昏欲睡。他内向而严肃的目光落在她身上。她眼皮沉重，只是看着里卡尔沁出汗珠的上唇不断开合，形成熟悉、安稳、乏味的词句。因此，当一只手触碰她的背时，她并未立刻做出反应，直到那只手的指尖游走到她的后腰，而且不断向下移动，她的身体才在单薄的夏日洋装下突然紧张起来。

她回过头去，看见罗伯特微笑的褐色眼珠，心下只希望自己的皮肤跟他一样黑，这样罗伯特就看不出她双颊发红。

“嘘。”约恩说。

罗伯特和约恩是兄弟，约恩比罗伯特大一岁，但他们小时候常被误认为双胞胎。如今罗伯特已十七岁，尽管兄弟俩的面孔仍然有许多相像之处，但已能清楚分辨两人的不同。罗伯特生性乐观，无忧无虑，喜欢戏弄别人，很会弹吉他，但在庄园里做服务工作时却经常迟到，而且他每次戏弄人总会有点过火，尤其是当他发现其他人在笑的时候。这时约恩就会介入。约恩是个勤恳诚实的少年，最大的愿望是进入军官训练学校，其次是在救世军里为自己找个女朋友，尽管他从未清楚地宣之于口。但对罗伯特来说，女朋友可不一定要在救世军里面找。约恩比罗伯特高两厘米，但奇怪的是，罗伯特看起来更高。约恩从十二岁起就开始驼背，仿佛将全世界的不幸都背在身上。这对兄弟都有深色肌肤和端正的长相，但罗伯特拥有一种约恩

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他眼神中黑暗且爱玩的特质。她对这种特质有着向往，但并不希望深入探索。

里卡尔发表演说时，她的目光飘过由熟悉面孔构成的海洋。有一天，她会嫁给救世军的某个男孩，也许他们会被派驻到另一个城镇，或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，但他们总会回到厄斯古德庄园。救世军刚买下这座庄园，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夏日基地。

一名金发少年坐在众人外围通往屋子的台阶上，正在抚摸躺在他大腿上的猫。她感觉到少年一直在看她，但她一察觉，少年便移开视线。这些人里她不认识的只有那位少年，但她知道少年名叫麦兹·吉尔斯特拉普。吉尔斯特拉普家族十分富有，厄斯古德庄园过去便为这个家族所有，而麦兹是家族里的孙辈。麦兹其实很有吸引力，但他似乎有点孤僻。况且他到底在这里做什么？昨晚他走来走去，愤怒地皱着眉头，不跟任何人说话。她有好几次感觉到麦兹的目光落在她身上。今年大家都会看她，这倒是新鲜事。

她的思绪猛然被打断，因为罗伯特在她手里塞了样东西，说：“等那个想当将军的家伙讲完话以后，就去谷仓找我，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”

罗伯特说完就起身离去。她低头朝手中看去，差点发出尖叫。她一手捂住嘴巴，另一只手把那东西丢进草丛。那是一只似乎还在蠕动的大黄蜂，但已没了脚和翅膀。

里卡尔终于结束了演说。她坐在原地，看见她的父母和罗伯特与约恩的父母朝放着咖啡的桌子走去。他们在各自的奥斯陆救世军会众眼中，都属于“骨干家族”，因而她知道，很多人都对她投以关注的眼光。

她往屋外的厕所走去，来到厕所转角。众人的视线被挡住之后，她便朝谷仓快步走去。

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罗伯特说，眼神带着微笑，声音低沉。去年夏天他的声音没这么低。

罗伯特躺在干草堆上，用小刀削着一节树根，那把小刀他随身插在腰

带里。

他举起树根，她便看出他削的是什，因为她曾在图画中看过那样东西。她希望这里很暗，这样罗伯特就看不见她的脸再度泛红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撒了谎，在罗伯特身旁的干草堆上坐了下来。

罗伯特再度对她露出戏弄的眼神，仿佛他知道她的一些事，而这些事连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“这玩意应该放进这里。”罗伯特突然将手伸进她的裙子底下。她感觉到那节硬树根抵到大腿内侧，还来不及夹起双腿，树根就已顶到内裤。罗伯特温热的吐息吹到她脖子上。

“不要，罗伯特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做的。”他喘息着说。

“住手，我不想要。”

“你这是在拒绝我吗？”

她屏住气息，难以回答，也无法尖叫，因为这时他们听见约恩的声音从谷仓门口传来：“罗伯特！不要这样，罗伯特！”

她感觉罗伯特松开力道，放开了她，他抽出手，只剩那节树根还夹在她双腿之间。

“过来！”约恩叫道，仿佛在呼喝一只不听话的小狗。

罗伯特咯咯轻笑着，站了起来，对她眨眨眼，朝哥哥和阳光奔去。

她坐起身来，拍掉身上的干草，既觉得松了口气，又觉得羞愧不已。之所以松了口气，是因为约恩打断了他们的疯狂游戏。之所以觉得羞愧，是因为对罗伯特来说，这不过是场游戏罢了。

晚些时候，在众人进行晚餐前的感恩祷告时，她抬眼朝罗伯特望去，和他的褐色眼珠四目相对。罗伯特做出一个嘴形，她看得出来那是什么，却情不自禁地咯咯笑了起来。他太疯狂了。而她呢……呃，她怎么样呢？她也很疯狂。疯狂，疯狂地坠入情网？是的，坠入情网。和她十二三岁时

不同，现在她十四岁了，这感觉更强大，更重要，更刺激。

这时她躺在床上，试着看穿屋顶，感觉笑声在体内如泡泡般不断涌出。

窗户底下的莎拉阿姨发出一声呼噜，便不再打鼾。她听见某种东西发出尖锐的叫声，是猫头鹰吗？

她想小便。

她不想出去，却不得不出去，不得不穿过湿草地，经过谷仓。半夜的谷仓黑漆漆的，很不一样。她闭上眼睛，但并没有用。她只得悄悄爬出睡袋，穿上凉鞋，蹑手蹑脚地走向门口。

天空中出现了一些星星。再过一小时，拂晓来临之后，星星就会消失。冰冷的空气拂过她的肌肤，她不安地向前奔去，耳中听见一些无法辨认的夜晚声响。白昼里安静的昆虫叫了起来。动物正在猎食。里卡尔说他在远处的灌木林见过狐狸。也许这些动物在白天也会出现，只不过发出的声音不同。现在它们变了个样，也可以说是脱了层皮。

厕所孤零零地伫立在谷仓后方的小土墩上。她离厕所越来越近，眼中的厕所也越来越大。厕所是个形状扭曲的怪异小屋，由未加工的木板制成，木板弯曲、龟裂、发灰。厕所没有窗，门上雕了个心形图案。最糟的是难以辨别里面是否有人。

但直觉告诉她，里面有人。

她咳了一声，好让里面的人知道她在。一只喜鹊从树梢上振翅飞起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动静。

她踏上石板，抓住被当作门把手的一块木头，把门拉开。黑魆魆的小屋裂开一个大口。

她呼了口气。马桶盖旁放着一支手电筒，但她不需要把它按亮。她关好门，拴上门闩，掀开马桶盖，然后撩起睡衣，脱下内裤，坐了下去。宁静接踵而至，但她似乎听见了什么声音。那不是动物的声音，不是喜鹊的声音，也不是昆虫蜕壳的声音。某样东西在厕所后方的长草丛中快速移动。

这时尿液流出，水声掩盖了那个声音，但她的内心已开始猛烈跳动。

她解完小便，迅速提上内裤，坐在黑暗中聆听，却只听见树梢轻微的起伏声，以及耳中的血液流动声。脉搏稍缓之后，她拉开门闩，打开了门，不料一道黑影几乎填满了整个门口。那人一定是一直站在外面的石阶上静静地等候。她四肢张开，跌坐在马桶上。那人站到她面前，关上了背后的门。

“是你？”她说。

“是我。”他说，嘶哑、怪异的声音颤抖着。

接着，他压在她身上，双眼在黑暗中闪闪发光，他的牙齿咬上她的下唇，直到吸出血来。他一手伸进她的睡衣底下，撕开内裤。她瘫在那里，因为恐惧而无法动弹，感觉刀子抵住她脖子上的肌肤。他的下体不断朝她体内冲撞，连裤子都没完全脱下，宛如一只疯狂交配的公狗。

“你敢说出去一个字，我就把你碎尸万段。”他低声说。她一个字也不敢说，因为她才十四岁，深信只要紧紧闭起眼睛，集中注意力，就能穿透屋顶，看见天上的星星。上帝具有超能力，只要他愿意，就能让此事发生。

2 拜访

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四日，星期日

他看着列车车窗里映出的自己，努力想看清这是什么，秘密藏在何处。但却没看见任何特别之处，只看见红色领巾、面无表情的脸和眼睛，以及有如永恒之夜地铁那般的黑色头发。他的影子映在库尔塞勒站和特纳站之间的隧道墙壁上。一份《世界报》放在他的大腿上，天气预报说会下雪，但地铁上方的巴黎街道依然寒冷荒凉，笼罩在难以穿透的低沉乌云之下。他鼻孔微张，吸入许多细微但明确的气味，包括水泥的湿气、人类吐息、炙热金属、古龙水、香烟、潮湿木材和胆汁的气味。这些气味难以从列车座位上洗去，也无法通过空调系统排出。

对面列车的逼近使得车窗开始震动，窗外的黑暗暂时被高速闪现的方块状的苍白灯光驱离。他拉起外套袖口，看了看表。那是精工 SQ50 腕表，一位客户给他的，用来抵偿部分款项。玻璃表面已有刮痕，因此他不确定这块表的真伪。七点十五分。此刻是周日的夜晚，街上车辆稀疏。他环视四周，只见人们在地铁上睡觉。人们总在地铁上睡觉，尤其是在工作日，他们关上开关，闭上眼睛，让日常通勤变成无梦的休息时间，在地铁地图上的红线和蓝线之间穿梭，在工作和自由之间无声换乘。他在报上读过有个男子就像这样在地铁上坐了一整天，随着列车来回奔驰，直到一天结束，清洁人员才发现男子已经气绝。也许男子就是为了迎接死亡才走进这个地下墓穴，搭上连接今生与来世的蓝线列车，步入这个浅黄色棺材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里不会受到打扰。

至于他呢，他搭乘的是奔往反方向的列车，准备返回今生。今晚这项任务结束后，就只剩下明天在奥斯陆的任务，也是最后一项任务，然后他就会永远离开这个地下墓穴。

列车在特纳站关门之前，发出刺耳的警示声，然后再度加速。

他闭上双眼，试着想象其他气味，诸如便池除臭锭和新鲜温热的尿液的气味，以及自由的气味。但也许正如他当过老师的母亲所说，人脑可以细腻地重现任何见过的影像或听过的声音，却连最基本的气味都无法重现。

气味。眼皮内侧开始闪现影像。十五岁的他坐在武科瓦尔市的医院走廊上，听见母亲不断地低声向使徒多马——建筑工人的守护圣徒祈祷，希望他能保住丈夫的性命。他听见塞尔维亚军队的大炮在河对岸隆隆发射的声音，以及在婴儿病房做手术的患者发出的凄厉叫声。婴儿病房早已没有婴儿，围城战事开打之后，城里的女人就不再生小孩。他在饭店里打杂，学会如何把噪声、惨叫声和大炮声阻挡在听觉之外，但他无法阻挡气味，尤其是某种气味。外科医生在做截肢手术时，会先将肉切到见骨，接着，为了避免患者流血过多而死，必须用一种看起来像烙铁的东西来烧灼血管，让血管闭合。但没有一种气味能与血肉烧焦的气味相比。

一名医生踏进走廊，朝他和母亲招手。他走到病床边，不敢直视父亲，只盯着一只紧抓床垫的黝黑大手。那手似乎要把床垫撕成两半。父亲的手确实有办法将床垫撕成两半，因为那是城里最强壮的一双手。他父亲是扎铁工人，负责在泥水匠完成工作之后前往工地，用他的大手握住用来强化水泥的钢筋的突出端，并使用快速熟练的手法把钢筋末端捆扎起来。他见过父亲工作的样子，看起来仿佛只是在绞布，人类发明的机器都不会比他更加胜任这份工作。

他紧闭双眼，听见父亲在承受极度痛苦的状态下大声吼道：“把孩子带出去！”

“可是他想……”

“出去！”

他听见医生的声音说：“止血了，快！”有人从他的双臂下方把他抱了起来，他扭动挣扎着，但他太小太轻，无法挣脱。这时他闻到了那种气味，血肉烧焦的气味。

他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医生说：

“锯子。”

门在他背后关上。他跪了下来，继续母亲的祷告。请救救他，把他变成残废，但请让他保住性命。上帝具有超能力，只要他愿意，就能让此事发生。

他感觉有人正在看他，便睁开双眼，回到地铁之中。对面一名下巴肌肉紧绷的女子露出疲惫冷漠的神色，一接触到他的双眼就赶紧移开。他又默念了一次地址。腕表上的秒针向前走了一格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脉搏，跳动正常。他感觉头部很轻，但不是太轻。他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热，不觉得恐惧也不觉得喜悦，不觉得满意也不觉得不满意。列车慢了下来。戴高乐广场站到了。他朝女子看了最后一眼。女子一直在打量他，但若再见到他，即使是今晚，她也不会认出他。

他站了起来，走到车门前等候。刹车发出低沉的悲叹声。除臭锭和尿液的气味。自由的气味。尽管气味几乎不可能被想象出来。车门向两侧滑开。

哈利踏上月台，站在原地，鼻子吸入温暖的地底空气，双眼看着纸上写的地址。他听见车门关闭，感觉背后空气随着列车驶离而流动。他朝出口走去。手扶梯上方的广告对他说感冒可以预防。“可以才怪。”他咳了几声，把手伸进羊毛外套的口袋深处，在随身带着的小酒壶下方摸到一包烟和一包润喉糖。

香烟在他口中上下晃动，他穿过出口的玻璃门，离开奥斯陆地铁不自然的暖气环境，踏上台阶，走进奥斯陆自然的十二月黑暗天色和极冷的气候中。他本能地缩起身体。这里是伊格广场。这座开放式小广场位于奥斯

陆心脏位置的人行道交叉口，倘若这个时节的奥斯陆还能说有颗心脏的话。这个周日商店照常营业，因为这是圣诞节前的倒数第二个周末。黄色灯光从四周的三层楼摩登商店的橱窗里洒落，笼罩着广场上熙来攘往的人潮。哈利看见大包小包包装精美的礼物，便在心中提醒自己，得买个礼物送给毕悠纳·莫勒，因为明天是莫勒在警署任职的最后一天。莫勒是哈利的上司，也是这些年在警界最照顾他的人。莫勒终于要实现他减少上班时间的计划了，从下周开始，他将担任卑尔根警局的资深特别调查员一职，这表示他可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直到退休。真是份轻松愉快的工作，不过选择卑尔根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城市经常下雨，山间又湿又冷，况且莫勒的老家根本不在卑尔根。哈利向来喜欢莫勒这个人，却不总是欣赏他的行事风格。

一名男子从头到脚包着羽绒外套和裤子，宛如航天员般左摇右摆，缓步前行，脸颊圆滚泛红，咧嘴喷出白气。街上行人个个弓着身体，脸上露出冬天的阴沉表情。哈利看见一名脸色苍白的男子，身穿单薄的黑色皮夹克，手肘处还有破洞，站在钟表行旁，双脚不断地改变站姿，盼望药头能赶快出现。一个满脸胡须的长发乞丐裹在温暖时尚、样式年轻的衣服里，摆出瑜伽坐姿，倚着街灯，头向前倾，仿佛在冥想一般，地上摆着的褐色纸杯来自他面前的咖啡馆。过去这一年来，哈利看见越来越多的乞丐，这时他突然发现这些乞丐看起来都一个样，就连面前的纸杯都很相似，像是个暗号似的。说不定他们是外星人，悄悄前来占领他的城市、他的街道。没问题，尽管占领吧。

哈利走进钟表行。

“请问这可以修吗？”哈利对柜台内的年轻钟表师说，递出他爷爷的手表。这块表是爷爷在哈利小时候送他的，那天他们在翁达尔斯内斯镇为他母亲举行丧礼。哈利收到这块表时吓了一跳，但爷爷说手表就是用来送人的，让他放心，还要他记得再把这块表送出去。“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送出去。”

哈利早已忘了这块表的存在，直到有一天欧雷克去哈利位于苏菲街的家找他，在抽屉里找他的 GameBoy（任天堂）游戏机时，才发现这块银表。欧雷克今年十岁，跟哈利一样爱玩过时的俄罗斯方块游戏，因此跟哈利混得很熟。欧雷克发现这块表之后，就忘了自己原本兴致勃勃要跟哈利比试，而是不断把玩手表，想让它恢复走动。

“它已经坏了。”哈利说。

“哦，”欧雷克说，“没什么是不能修的。”

哈利衷心希望欧雷克这个论点是事实，尽管他曾对此有过深深的怀疑。他也曾纳闷是否该把约克与瓦伦丁纳摇滚乐队及其专辑《没什么是不能修的》介绍给欧雷克。但回想起来，哈利认为欧雷克的母亲萝凯应该不会喜欢这当中的关联：她的酒鬼前男友把有关酒鬼生活的歌曲介绍给她儿子，而且这些歌还是由如今已离开人世的毒虫所谱写及演唱的。

“你能修好它吗？”哈利问柜台内的钟表师。钟表师一言不发，只是用灵巧专业的手指打开手表。

“不值得。”

“不值得？”

“你去古董行可以买到状况更好的表，价钱还比修好这块表便宜。”

“还是请你修吧。”哈利说。

“没问题，”钟表师说，他已开始检查手表的内部零件，显然对哈利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，“星期二来拿。”

哈利踏出钟表行，听见一把吉他透过音箱传出微弱的声音。一名胡楂散乱、戴着无指手套的少年，正在转动一个弦钮，他手一转，吉他的音调就升高一点。一场传统的圣诞节前演奏会即将开始，许多知名演奏家将代表救世军在伊格广场演出。乐队在救世军筹募善款的黑色圣诞锅后方就位，人们开始聚集在乐队前方。那个圣诞锅就是烹调用锅，吊在广场中央的三根柱子上。

“是你吗？”

哈利回头，看见一名女子露出毒虫的眼神。

“是你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代替史奴比来的？我现在就要来一管，我已经……”

“抱歉，”哈利插口说，“你要找的人不是我。”

女子看着哈利，侧过头，眯起双眼，像是在判断哈利是否在说谎：“对，我在哪里见过你。”

“我是警察。”

女子怔了一下。哈利吸了口气。女子的反应很慢，仿佛这个信息必须绕过烧焦的神经和毁坏的突触才能到达目的地。接着，哈利所预料的恨意在女子眼中点燃暗淡的光芒。

“你是条子？”

“我以为大家都已经说好，你们这些人应该待在普拉塔广场才对。”哈利的视线越过女子，射向歌手。

“哈，”女子说，在哈利面前挺起腰杆。“你不是缉毒组的，你上过电视，杀过……”

“我是犯罪特警队的，”哈利抓住女子的手臂，“听着，你在普拉塔广场可以拿到你要的东西，不要逼我把你拖进警局。”

“你管我。”女子挣脱哈利的手。

哈利扬起双手：“告诉我你不会在这里交易，我就放过你，好吗？”

女子侧过头，无血色的薄唇微微紧闭，似乎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很有意思：“要不要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不能去普拉塔广场？”

哈利静静等待。

“因为我儿子在那里。”

哈利的胃一阵翻搅。

“我不想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，你明白吗，条子？”